

# 论织作母题的演变<sup>\*</sup>

任红敏

**提 要** 中国古典诗歌中,织作母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歌咏内容,既和社会各个时期的生活形态与文学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独立的审美意义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随着时代的推移,诗歌主体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从而显示出独特的审美特点。

**关键词** 女性 织作母题 发展演变

女孩儿落地伊始,就已经决定了与纺轮相伴的命运,“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sup>①</sup>。从古代劳动分工看,采桑、养蚕、纺织主要是女子的事。《说文解字》解“女”字为“妇人也”,解“妇”字说“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sup>②</sup>女子专司家务,家务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乃是织作。《礼记·内则》载,女子在婚前主要接受与供给服装劳作有关的技能训练,《仪礼·士昏礼》也告诫女子“勉之敬之,夙夜毋违宫事”<sup>③</sup>其所谓宫事,即指桑蚕织绩之事,可知,织作是女子的专职,纺织之事和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女子被社会规定的美德之一。而且女子的纺绩,在古代经济生活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据《吕氏春秋·爱类》记载“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sup>④</sup>中国还是世界上种桑、养蚕、缫丝最早的国家。据《禹贡》所载,九州贡物中,即有兖、徐、荆、青、扬、豫六州贡丝类衣服原料,说明在殷商时代丝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女子织作的劳作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女子的纺织既和社会各个时期的生活形态联系紧密,也会与文学发展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在诗歌创作中涌现了大量诗歌赞美女子在织作劳动中展现出来的美丽,使织作母题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历久不衰的歌咏内容。

## 一 两汉乐府诗织作母题的伦理性和理想性

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有关女子织作劳动的吟咏是在《诗经·豳风·七月》:“七月鸣鵲,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七月伯劳鸟的叫声停歇后,八月,女子

<sup>\*</sup>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JA751012

<sup>①</sup> 出自《诗经·小雅·斯干》,瓦,即指古代的纺锤,女子自出生时起,就决定了她的命运和纺线、织布相伴。

<sup>②</sup>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9页。

<sup>③</sup> 李学勤注《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sup>④</sup> [战国]吕不韦著,李春玲译注《吕氏春秋》,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们便开始忙碌于绩染了。在灿烂绚丽的秋天,漫山遍野的一片金黄,偶尔夹带着一点点鲜红,织女们既没有长长的叹息,也没有深深的怨艾,只是在平静的日子里,平静地劳作,纺绩、染布,为公子缝制衣裳,正所谓“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秋天虽也是烂漫的季节,但在整个明朗澄澈的调子里,纺绩、染布的女子仅仅是勤劳美丽的。因此,织作母题一开始便缺少采桑母题的艳情因素<sup>①</sup>,而呈现出现实性和伦理性,因为纺织在室内,没有浪漫的氛围,也缺少浪漫的情愫,织女们只能平静地劳作。

勤于织作素来是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西汉刘向《列女传·鲁季敬姜》载:“《诗》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言妇人以织绩为公事者也。”两汉时,女子普遍从事织作,《汉书·食货志上》有“妇人同巷,相从夜绩”的记载。女子这种足不出户的劳作既符合当时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生活秩序习俗,也是被社会所认可的作为一个女子宜家的标准。班昭《女诫》强调女子之大德的“四行”,即“德”、“言”、“容”、“功”四个方面的修养,其中“妇功”便指“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女性在礼教和伦理道德规范下,生命价值的体现就是在纺织、洒扫、炊烧等辛勤劳作中实现的。女子被社会规定的美德之一乃是辛勤织作,大凡社会理想之女性,这种美德是必备的,如被奉为女子楷模的梁鸿妻子孟氏,还未进夫家,便“求作布衣、麻屨,织作筐缉绩之具”(《后汉书·逸民传·梁鸿》)。在《上山采蘼芜》这首弃妇诗中,作者为了突出对弃妇的深切同情和对薄情男子的批判,也是把弃妇刻画成善于织作的美貌女子。新人和弃妇相比较的便是“妇功”之一,即两人在纺织上的优劣:“新人工织纈,故人工织素。织纈日一匹,织素五丈余。”纈和素虽都是绢,但素白而纈黄,纈远不如素价格贵,一匹长四丈,五丈余自然多于一匹,男方也不得不感叹:“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而且“将纈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客观简洁的几句言辞,使弃妇赢得了人们的同情,甚至尊敬与赞美。即使衣食无忧的上层妇女,在确定她们在家庭中的模范角色时,也要描写她们忙于织作的美好形象,如乐府诗《相逢行》:“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作者以欣赏玩味的态度描绘这户豪门贵族家庭幸福闲适的生活图景:三个男儿均在朝庭做官,二儿子最为显贵做了侍郎,在家里,大儿媳忙着织绮罗,二儿媳在织流黄。小儿媳呢?挟瑟到高堂上为公婆演奏去了!显然,勤劳美丽的媳妇才是可爱的!类似的诗歌还有一首《长安有狭斜行》,诗中的妇女,均是汉代上层社会衣食无愁的贵族妇女,描写妇人的织作,完全是为了突出她们在家中专心纺绩这样一个被社会所认可的贤德媳妇的标准。诗中织妇的形象,不仅集美貌与美德于一身的女性,而且脱离了先秦诗歌现实性的特征,更趋向于伦理化与理想化,是为社会所褒扬的模范女性。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在描写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时,诗人对刘兰芝的遭遇非常同情,诗篇开始便借兰芝的自述铺陈了她具备传统礼教要求的一切美德:“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一个完美的宜室宜家,符合“四德”要求的好媳妇,她还勤于织作,“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且温厚柔顺,“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但是兰芝的辛苦织作和温柔孝顺并没有赢得刁钻婆母的欢心,还是被驱遣回娘家。刘兰芝是诗人为了唤起人们尊敬和同情而倾心

<sup>①</sup> 任红敏《采桑主题与采桑女形象的演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刻画的一个理想女性,突出她善良温柔,专心纺织,作为一个宗法社会所要求的媳妇应有的美德她完全具备。为了达到颂扬模范角色之目的,作者更是笔墨纵横写出兰芝惊人的美貌“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铛。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有意识以夸饰和铺陈的手法,夸耀她漂亮而柔媚,以工笔画般的笔触描写她严妆时的服饰、举止,把理想中织作女子的美貌写得栩栩如生而又令人心醉神迷。可见,突出描写织妇美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该诗也因塑造了刘兰芝这一伦理之中、理想之中美丽迷人的女性形象,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美学影响。于是在魏晋六朝文人吟咏有关女性的题材中,描写织妇便成为汉乐府民歌对其影响较大的母题之一:因为描写织妇既能达到赞扬社会模范女性之目的,又能敷衍铺陈织妇的美貌,织作母题为文人吟唱艳情、歌颂妇德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

## 二 魏晋六朝织作母题艳情色彩的介入

“女工”之事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魏晋六朝也不例外,比之前朝更甚。据史载,孙吴宫廷中曾设有织室,使用女性奴婢生产纺织品。如吴主孙权潘夫人与其姊,因“父为吏,坐法死”而“俱输织室”,成为织婢,孙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sup>①</sup>;东晋宫廷中也设有织坊,大量使用织婢生产纺织品,孝武文李太后“本出微贱”,“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sup>②</sup>,乃是一位从事纺织的婢女。女子从事纺绩的劳作已成社会习俗,因而把所赞扬之模范女性定位为勤于织作的女子这一趋势不会改变,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前,也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五·木兰诗一》),在织机旁辛勤忙碌。受汉乐府织作母题的影响,魏晋至六朝织作题材的诗歌创作出现高潮,归纳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汉乐府《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两诗中织妇形象是勤劳而美丽,让六朝诗人羡慕不已,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吟咏“三艳妇”,织作这份属于女子分内的劳作,成了供诗人玩味铺陈富贵幸福家庭的一个图景。魏晋以降,享乐之风盛行,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风气逐渐流行在诗坛,新声兴起,艳情诗的创作和当时声色之乐的普遍追求结合起来,因而艳情色彩也开始介入六朝吟咏“三艳妇”诗,突出地吟咏织妇的美艳迷人,如张正见的《三妇艳诗》、徐陵《中妇织流黄》、陈后主《三妇艳词十一首》,诗中的织妇更加俏娇迷人。

其二,织妇多以思妇的形象出现,传统的思妇闺怨题材开始介入织作母题。也许单调的织机声最能传达妇女心中难以诉说的苦闷,具有美德美貌的织妇更能引起诗人的遐思,因此织妇往往被描写成思妇的形象,织绩的行动常常伴随着思念,于是,空洞的机房成了典型的闺怨环境,织妇始以思妇的形象出现在诗中。魏曹植《西北有织妇》一诗,在汉乐府伦理性、现实性织作母题的基础上,开始介入空闺之怨,诗文如下:

西北有织妇,绮缁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经长夜,悲啸入青云。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飞鸟绕树翔,嗷嗷鸣索群。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sup>③</sup>

① [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99页。

②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后妃传下·孝武文李太后》,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 孙明君选注《三曹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4—185页。

刻画了一幅哀怨凄婉的画面:温婉贤淑的织妇,呆坐在空洞的机房,无心织作,对着织机上那始终不成文理的绮罗,一声长长的叹息悲啸入云,她像一幅静止的写意画,默默伫立在变换的风景中。良人从军三年,却迟迟不归,窗外鸟雀唧唧喳喳的叫声似乎于清旷宁静中分外真切,鸟儿尚且索群,使她想起离群远别的丈夫,希望化作那南流之景,能飞驰而去见到夫君。诗中的织妇不仅遵守儒家教义、伦理规范,是美丽勤劳的“贤妻良母”,而且是有着女性特有细腻感情之思妇。盛年妇女的楼头怅望、深闺忧思、独居哀怨,向来是中国古典诗词常咏之题材,而思妇以具有美德美貌的织妇形象出现在诗中,更加感人。这一闺怨色彩的介入,使本来很单纯的织作母题变得更加丰富,闺怨的艳情突出了织妇形象的描绘,增加了织作母题的美感,单调的织机和空洞的机房逐渐成了闺怨的典型环境。因此,织作母题这一演变,让魏晋六朝文人青睐,织妇即思妇,他们直接把思妇与织妇联系在一起,反复吟咏。如萧衍的《织妇诗》“调梭辍寒夜,鸣机罢秋日。良人在万里,谁与共成匹。”寒夜,处于幽室的织妇,倾吐着无尽相思;鲍照诗中的织妇更加凄凉“秋蛩挟户吟,寒妇成夜织。去岁征人还,流传旧相识。闻君上陇时,东望久叹息。宿昔改衣带,旦暮异容色。念此忧如何,夜长忧向多。明镜尘匣中,宝瑟生网罗。”(《拟古诗八首》其七)许多的思念与痛苦,相思而不能见面,苦盼自然让人憔悴,懒得梳妆打扮,陪伴她的只有那单调的织机声。把织妇塑造成思妇,吟咏织妇的春闺情韵,这种情调上的哀怨与香艳的内容本身已经是艳情色彩对织作母题的介入,而这种香艳内容又极易导致六朝诗人以艳情趣味去描写织妇。如徐陵的《咏织妇诗》不仅是织妇因相思而珠泪滚滚,而且在他笔下,织作也不再是辛勤繁重的劳作,而是一种美丽优雅的舞蹈,那么妖艳迷人,“纤纤运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蹑开交缕,停梭续断丝。”俨然以描写美色为主的“宫体诗”。宋刘孝威《郡县遇见人织率尔寄妇》和陈善论《赋得婀娜当轩织诗》一诗,均是极力铺陈织妇的美艳,织妇苦于相思而无心织作仅是一个格式化的点缀,大量篇幅描绘织妇的穿戴、衣裳的色泽、花样,对连房中的织机也不吝笔墨,制造出一种极富美感的幻象,突出艳情色彩,成为描写美色为主“宫体诗”的一个重要题材。

不仅魏晋六朝文人趋向歌咏织妇的春闺情韵,六朝乐府中的织妇也是如此,甚至她们背离织妇具有美德的一面,趋向妖冶多情“妖冶颜荡冶,景色复多媚。温风入南牖,织妇怀春意。”(《春歌二十首》其一)而北朝织女则更加豪放,直接诉说对爱情的渴望,如《折杨柳枝歌》中写到“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至此,受艳情诗创作和当时普遍追求声色之乐社会风气的影响,汉乐府织作母题赞扬织妇美德的伦理性特征已经完全消失,织妇形象更为突出的是其美艳迷人的一面。

### 三 唐宋以来织作母题现实性和世俗化的回归

唐朝文人漫游之风很盛,无论是文人游学,还是官员游宦,长期羁旅奔波,夫妇离别,导致思妇闺怨题材的兴盛,均促使唐代的织作母题仍延续六朝,把织妇塑造成思妇,吟咏织妇的春闺情韵,只是由六朝艳情色彩开始回归其现实性的特征。唐初,虞世南的《相和歌辞·中妇织流黄》诗中美丽娇媚的织妇因相思而“含怨敛双蛾”,仍有六朝艳情的余韵,“衣香逐举袖,钏动应鸣梭”,风采翩然,衣袖怀香,让人遐想。只是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审美情趣下,在描写织妇的闺怨时,唐代文人的注意力逐渐褪去了六朝的艳情,少了一份描写美色的香艳,凸显了织妇的相思与爱情。如李绅的《新楼诗二十首·城上蔷薇》把传统

的思妇闺怨题材演绎得情致深婉, 奚闺织妇在蔷薇繁艳、彩蝶探蕊的美景中, 撩起无限春愁, 一片心绪全都停留在“风月寂寥思往事, 暮春空赋白头吟”的嗟叹中。崔国辅《相和歌辞·怨诗二首》、戴叔伦《织女词》、《采桑》, 曹邴《风人体》和施肩吾《杂曲歌辞·古曲五首》等都是沿袭织作母题的思妇闺怨题材: 春残花落, 芳华易逝, 凤梭停织, 雁鹄无音, 一片真情, 唯寄离愁。

唐代, 实行府兵制, 入伍的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 存入官库, 行军时领取, 因此, 只要丈夫从征, 缝制军衣的负担就落到妻子身上, 由纺织到捣熨, 再到裁剪缝制, 直到把寒衣寄出, 织作本身就蕴含着对征人的思念, 于是诗人把目光更多停驻在为夫婿缝制寒衣的织妇身上, 在传达她们的相思时注入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如崔湜《同李员外春闺》:

落日啼连夜, 孤灯坐彻明。卷帘双燕入, 披幌百花惊。陇上寒应晚, 闺中织未成。

管弦愁不意, 梳洗懒无情。去岁闻西伐, 今年送北征。容颜离别尽, 流恨满长城。<sup>①</sup>

一股悲切的幽思铺面而来! 日落西斜, 一盏孤灯陪伴着织妇孤独的内心, 远隔绝域的征人戍边日久, 与家人相见无期, 孤城肃立, 胡乐悠长, 闺中的织妇日夜悲愁, 柔肠寸断, 懒于梳妆, 时停杼机, 想着远方的亲人须防风霜, 还宜多加保重。虽是吟咏织妇的春闺情韵, 但却洗尽艳情, 只感觉到诗中所蕴含的深深生命之痛。李白《乌夜啼》一诗写出了织锦秦川女的温柔思念, 深情款款“停梭怅然忆远人, 独宿孤房泪如雨”。鲍溶《织妇词》道尽了织妇的至情和苦情, 织妇看到织机上双凤比翼而飞, 想到自己和夫君身处两地, 音讯相隔, 悲从中来, 只愿“影响随羽翼, 双双绕君飞”。显然, 唐代文人不再“为情而造文”, 把织妇的思念当作一种优雅的情调去品味。

织作题材一旦开始向现实性回归, 便跳出闺怨诗的狭小格局, 诗人开始真实地摹写织妇的辛劳和现实的生活。孟郊《织妇辞》: “夫是田中郎, 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 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 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 自著蓝缕衣。官家榜村路, 更索栽桑树。”<sup>②</sup>诗中描绘了织妇的穷困与憔悴, 女子在织机上埋头苦干, 她既无罗裙, 又无首饰, 粗服散发, 已经全无艳情诗中曳罗戴翠、衣袖怀香的织妇的影子。真实地再现了世俗生活中普通劳动女子的本来面貌! 她织出美丽的纨素装饰了别人, 自己却衣衫褴褛, 这是何等的不公! 白居易的《缭绫 - 念女工之劳也》一诗与此诗是异曲同工, 辛苦织作的越溪寒女和遍身罗绮的宫姬形成强烈对比。王建《当窗织》一诗也是“贫家女为富家织”辛苦织作, 两日成一匹, 却“姑未得衣身不著”, 沉痛揭示了这种不平等现实。王建在《织锦曲》诗中, 刻画了身为织锦户的女子, 为织那质量要求极高的精美贡品, 熬夜织锦, 累死累活: “一梭声尽重一梭, 玉腕不停罗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 横钗欲堕垂著肩。合衣卧时参没后, 停灯起在鸡鸣前”疲惫不堪, 哪里还顾得上春闺情韵。至此, 织作母题完全回归了现实, 反映的是世俗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民间劳动女子, 写她们的辛劳与艰辛。唐代曾产生了大量的吟咏现实生活纺织女子的诗歌, 如元稹《织妇词》、章孝标《织绫词》、邵谒《寒女行》、于濂的《苦辛吟》和《织素谣》等, 都是描写在劳累和贫困重压下, 织妇为成他人衣艰辛而机械地劳作。织作母题在唐代现实性和世俗化的回归, 影响了后世织作母题的创作, 自唐代之后, 织作题材再没有新的拓展, 完全回归世俗与现实。

① 周振甫主编《全唐诗》(第2册), 《唐宋词元曲全集》, 合肥: 黄山书社1999年版, 第471页。

② 周振甫主编《全唐诗》(第7册), 《唐宋词元曲全集》, 第2744页。

#### 四 有宋以来织作母题的停滞和衰微

宋代手工业发展很快,妇女在家庭纺织手工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宋代史籍中“织妇”、“机妇”、“织女”等词俯拾即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司马光《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她们的劳动在家庭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不只限于家庭自身的消费,有相当一部分已作为租赋和商品,这在织作题材的诗中不乏记载“缫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今年那暇织绢著,明日西门卖丝去”(范成大的《缫丝行》)为了生活,要进行缫丝、纺织的交换“此身非不爱罗衣,月晓霜寒不下机。织得罗成还不著,卖钱买得素丝归”(徐积《织女》)这位织女生产出的罗,自己舍不得穿用,全部拿到市场上去卖“辛苦得丝了租税,终年只著布衣裳。”(《顺适当吟稿·丙集·机女叹》)辛苦织作的丝绢,用来交纳租税。因而,宋代文人创作的大量织作题材的诗歌,均是向现实日常生活方面倾斜,冷静地观照生活,真正体验织妇的疾苦,主人公是普通的劳动女性,她们为着生计辛苦织作,奔波劳碌,使织女形象走向世俗化。从此织作题材再无涉春闺情思。

元明清三代,虽然女子仍以勤于纺绩为美德,甚至在小说中也把安心纺织作为女子必备之美德。《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的李翠莲,不乏礼法常识,被休时搬出来的一席话,事无巨细地再三道出“三从四德”、“七出”之条,其中她振振有词的一条即是“不是奴家牙齿痒,挑描刺绣能绩纺”。文人的目光除了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余下闲情雅趣旨在池塘荷叶、横斜小桥、读书吟诗,已经无暇顾及现实生活中奔波劳碌的纺绩女子,织作母题变得极为冷落。

从先秦到元明清,织作母题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兴盛再到衰落的过程。两汉乐府织作母题以赞扬社会模范女性,夸耀织妇的美貌为主,侧重的是织作母题伦理性和理想性的特征。随着社会审美习俗与文学的发展,魏晋六朝织作母题开始繁兴,织妇多以思妇形象出现,诗人趋向以艳情趣味去描写织妇,大力铺陈织妇的美貌,凸显织作母题的艳情色彩。唐代,出现了织妇题材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虽然仍有六朝艳情的余音,但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审美情趣下,逐渐褪去了六朝的艳情,使织妇的闺怨重又回归现实。而唐代诗人对织作母题的成功开拓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使织作题材逐渐跳出闺怨诗的狭小格局,开始真实地描写世俗生活中织妇的辛劳和痛苦,织妇形象接近了民间女子的真实面貌,回归了现实性和世俗化,也愈加突出了织妇形象内在的人格之美,使织作母题具备了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从宋代开始,织作题材再没有新的拓展,诗人们只是冷静地观照生活,再现织妇的心酸和疾苦。而元明清三代,织作题材的创作则变得极为冷落了。织作母题的演化发展,是一个逐渐丰富而又渐趋衰落的过程,既与社会各个时期的生活形态和文学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展示了它独立的审美意义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任红敏 安阳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455002)

(责任编辑 晓 宁)